

河东风物

渡口夕阳

茅津渡。黄河古渡口。四十年前,和朋友站在渡口看夕阳。夕阳像一个巨大的、装满彩色颜料的滚筒,不停地把血红血红的色彩洒进黄河中。

满河的水,凝滞一样,金属一样,闪闪发光。

那时,意气风发,夕阳点燃不了我的感伤,触景生的是青春对于未来和美的无限憧憬之情。为赋新词,愁也轻飘飘的,如一片落叶在风中飘摇。

四十年之后,又来渡口,独自一人。思绪翻飞,如坝上轻柔的柳丝,不停地摇曳。

黄河的水,绿中带蓝,蓝中泛绿,我无法准确地描述它的颜色。水面上波光粼粼,暖阳恰到好处,不冷不热,给人一种既从容又惬意可好感受的空间和距离。从前的河水,也是这么清澈的吧?不记得了。

在很多地方,与黄河不期而遇。它的雄浑,浑浊,像黄土地一样的黄色,像是它的本色。气势雄伟,波澜壮阔。自从去过黄河的源头以后,才知道黄河有如此细腻如此清澈的一面。太阳的微笑,像是我心里的自我嘲笑。岁月是起伏的,并不是安静地流淌着。一声惊叹,一声尖叫,一阵眩晕,总是发生在黄河的清澈之处。

一河之隔,是河南的三门峡。从山西平陆这边看河南三门峡,和从河南三门峡那边看山西平陆的感觉是不同的。两边都看看,才算完满。人生难得有回望的机会,若非朋友的安排,恐怕很难旧地重游。人生之中的圆梦之旅、回望之旅,是最幸福的。你能看到自己曾经的足迹,也能看到风景的变化,更能看到岁月的流逝。

教体局的朋友说,从前这里很热闹,夏天的夜晚,人们在这里吃烤串喝啤酒。

人间烟火气,大抵如此吧。想象一下那烟,那香,那夜晚的微醉,如有三二朋友,知己,或者同事,一边畅谈,当是一件快事。一轮圆月照着,黄河在身边静静地流着。世俗的生活中,总有随处可见的诗意。

一张桌子,几个小凳,便占满了坝上的通道。最多,可容一人通过。我好奇而又担忧地想:“有人醉了,会不会掉进黄河水中?醉酒的人,看一河的月光,不过是自家的席梦思床而已!”

我笑笑,为自己童稚的想法。太阳笑笑,笑我想得多了。

朋友说,最讨厌的是蚊子,烤串飘香的夜晚,蚊子会成群结队而来。那也是蚊子战斗机啊,烟火的滋味对它们来说是一种严酷的考验。

沿着河坝,闲庭信步。只是烟火和热闹的往昔,荡然无存。渡口看夕阳的印象,在记忆中有迹可循。干净而又安静的坝上,似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。朋友的话,袅袅娜娜,像是从天外传来,真像是遥远的传说。

无暇再看一次夕阳了,我们就此错过。从前的喜欢,现在的惧怕,错过倒是最大的宽慰。

拐过弯,一大团蚊子,密密麻麻,把我和朋友包围了。它们一路追,我们一路跑,且用手和帽子驱赶。我们狼狈地逃离。

说蚊子,蚊子到,所有的生命都是有灵性的。也许,蚊子家族,是四十年前我见过的那一支吧?如是,它们的热情和亲密是一种隆重的欢迎仪式。只是,我有点畏惧,如同我畏惧和夕阳重新相互凝视。

茅津渡口,游轮的喇叭声声做着广告。不是旅游的季节,游人不见。这船,豪华,现代,又像是古诗词中的孤舟,寂寥而又倔强。混合的意象,倒像我此刻的心境。

夕阳如我,我如夕阳,见与不见有什么意义呢?

古盐道

我像一只大鸟,从山上飞驰而下。

山是中条山,路是千年的古盐道。

山下,是尽收眼底的古盐池。

诗人的想象,总是无限美好的。一落地,便是一份尴尬。诗与散文的区别,又何尝不是如此的?

上山的辛苦,我无法体会。缓慢艰难的跋涉,我无从体验。千年的古盐道,我是踉踉跄跄从山上往下而行的。上山,踩油门;下山,踩刹车。这是截然相反的一种体验。

千年前,盐是什么?军火,管控物质,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。从运城到解州,浩浩荡荡,一望无际,那么一大片盐池,想象和常识,微笑不语。

八公里长的盐道,从运城盆地出发。上了山,便是平原;跨过茅津渡的古渡口,便是河南的三门峡了;跨过黄河南,就进入了中原的腹地。

走在狭窄的古盐道上,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,大石头横过来,便是山壁,躺下,就是石路上宽窄窄的门槛。微小的石粒,是寂寞的陪伴,是陪伴的话语,马蹄,人的脚步,一路都在和小小的石粒亲密交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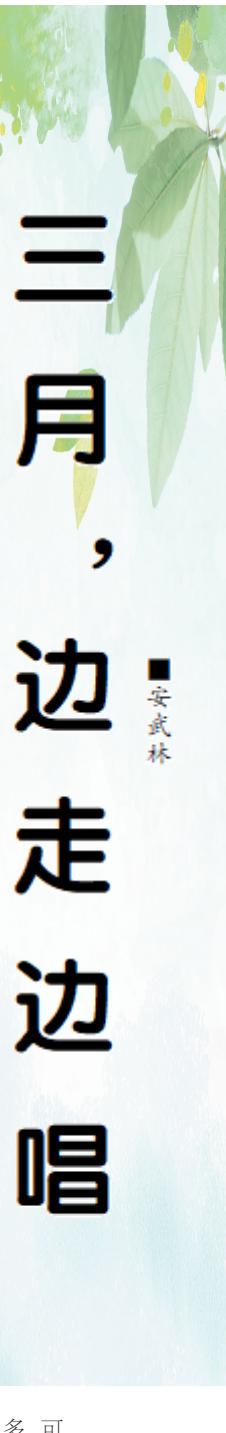
朋友陪我,让我看看古盐道。我不以为意,只怀着一种旅游的心态。从小,我是上过山的,去过大山的深处。眼前的古盐道,不过是大山深处的一条普通的山路而已。

伯乐来过,在此相过马。伯乐听说这里有很多运盐的马,他来这里相程相马来了。我惊讶,我惊讶,神奇的传说很遥远,没想到,遥远的传说,落地在我的家乡,我的脚下。这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,这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,突然变得厚重起来,丰富起来。我对历史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,大抵如此,因为它并不是虚无缥缈的,也不是遥远而又不可企及的。它就在脚下,它从远古走来啊。

突然,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,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。朋友弯下腰说:瞧,这就是当年运盐马蹄踏出的蹄印。在巨大的石块之中,小小的凹痕,像是按照马蹄印浇铸出来的一样,呀,象形文字。它不需要任何文化修养,任何一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认得,这是马蹄印。

吧嗒,吧嗒,马蹄敲击在巨石上的声音,如此尖锐,如此响亮,此刻,在我的耳畔回响,回荡。我闭上了眼睛,仿佛看见了驮着盐袋的马,负重前行的马,浑身汗津津的马,而这深深的蹄印,在坚硬的巨石上敲出的蹄印,凝结着多少的汗水和辛苦。

三月中旬,春日暖阳,以舒适和惬意的温度照耀着。有风吹过,不冷不热。从右侧望去,远远近近、高高低低的山上,尽是褐色的树木,灌木,以及枯黄的草。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似的,还不肯把它的绿色涂抹在这大山之中。只



有杏花,这儿一团,那儿一片地开着,像大雪花在飞扬。寂寞的山,单调的山,荒芜的山,野性的山,因为杏花的绽放,突然拥有了灵性,水性,变得丰润起来了。这些杏树,全是野生的,它们所处的地势、位置,是它们最好最有说服力的证据。

千年以前,那些运盐工是无暇欣赏的吧?

我一直在想一个幼稚而又可笑的问题,那运盐的牲口,也许是驴,也许是骡子吧?在乡下生活过劳作过的人都知道,马可不是最佳的选择。马容易受惊,一惊之下,就失控了。稳妥的是驴和骡子。历史是由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写成的。张果老倒骑毛驴,是仙;阿凡提骑毛驴,是幽默大师;春风得意马蹄疾,是诗人;骑马征战天下的,是元帅和将军。

也许,马是一种象征吧?就像拿破仑象征和代表了所有优秀的士兵一样。诗人断然不愿写“春风得意驴蹄疾”这样的诗句吧。

古锁阳关,当是今人所为。看着碑雕上的几个字,我摇摇头,淡淡一笑。不过,一种敬意油然而生。这个锁阳关,虽是征收关税或者监督把守的关卡,但确实有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气势和作用。一面是山体,一面是深深的峡谷,万丈深渊也对,只是没那么险峻。一个人衣服口袋里装点盐,沿半山而行还是能躲过锁阳关的岗哨监督的,若是牵马牵驴牵骡子驮盐,那是万万躲不过去的。毕竟,万丈深渊没错,但山没那么陡峭。

古人的智慧,古人的勤劳,晋商的闻名,都写在这一条古盐道上。

我没有走完古盐道,是想给想象留下更多的空间。无论是神奇,还是美好。据说,山下古盐道,有可供两辆马车通行的空间,是从巨石上凿出来的。我不能理解,山上一辆马车通行都困难,山下凿那么宽的路意义何在?更何况如此陡峭的古盐道,在我看来,马车是根本无法通行的,只能一匹一匹驮盐而行。一辆马车驮多少盐?一辆马车由几匹马拉?这不是贾岛在推敲文字的用法,所有的文字都需要生活的常识和经验来检验。

历史大约就像这条古盐道吧。曲曲弯弯,坎坎坷坷。我感动,充满敬意。有什么好注释,好讨论,好争论的呢?这是一条祖辈走过的路,献上我们的鲜花和掌声便好。

风口山

逶迤起伏的山,是中条山脉中的一座山。但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,叫风口山。风口山中,有一个小小的村子,叫风口村。

这座山的名字,从前可没有什么诗情画意,倒是忧伤和烦恼的代名词。风是这座山的特产,风是这个村最大的财富。一年四季,风如夏日的蝉鸣,就那么没完没了地聒噪着,从历史的深处走来。

三月中旬,站在风口山上纵目远眺,山上高高低低的树,都是冷冷的表情。只有山坡上的杏花,开得热烈,豪放。树不摇,草不动,风在哪里呢?低头看看摆动的衣襟,抬头看看远处旋转的风车,就知道风在哪里,风是如何黏人了。它就像受了委屈已久的孩子,好不容易找到了倾诉的对象,唠唠叨叨,缠缠绵绵,哀鸣不已。

村庄,大山,就以这个任性的孩子的名字命名了。本来是野性的,原生态的,孤独的,高傲的,倔强的,但一条古盐道蜿蜒而来,这山便厚重起来,丰富起来。隐约的马蹄声,鼻息声,脚步声,也许还有山歌声,马铃声,风愉快而又忙碌地承担起了传递的责任。

山上的树木,一定是风催绿的。山上的各种花朵,一定是风催开的。山上的各种果实,一定都是风吹落的。

山下,是千年的古盐池。这山也是千年的山了。那么远,又那么近的古盐池,想必在四季风景的变化中,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吧。

俯瞰一下,觉得自己会变成一只小鸟,在风中飞翔。

一架一架的风车,在唱歌。从上往下看,从下往上看,这风车都像在移动,只不过一个是上山,一个是下山。吃力或轻松,根据凝视的角度和方位而定。但是,只要站在风车之下,便会大大地震撼。这庞然大物,像个巨人,而我变成了童话里的小矮人。我仰望它,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。它俯视我,不可一世的样子,巍峨耸立。巨大的、几十米长的风车叶片,像巨大的手掌,在抓紧着风,一如儿时,在小溪中用手抓水一样。嗡嗡嗡的轰鸣声,真像是大山发出的咳嗽声。

一片一片茂密的油松林,让山变得洋气起来。虽是人工培植,但沉默的山却不那么看,它觉得是自己孕育出的儿女。没有油松林,夏天的风口山已经很凉爽了。有了油松林,更是凉上加凉,太阳再也无法无遮无拦地散步了,它像个淘气而又顽皮的孩子,只能从树木的缝隙中偷偷摸摸地穿行了。

很自然,这里也是避暑胜地,更是度假的好去处了。绿树掩映,红白相间的房子,很精致的风景,恍若置身于欧洲的小镇了。家乡人都是朴实的,也没有向我介绍,这里还是国家级的森林康养基地,他们以为我知道,责任在我,我应该知道。只是季节不对,若是夏天来就好了,它的美,惬意,舒适,诗情画意,都集中在炎热的夏天了。

很多年前来过,印象中很荒凉,而现在,生机盎然。油松林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,盖在风口山上。无论山体如何的黄,树木如何褐,枯草如何的惨白,但这一片油松林像绿色的宣言,绿色的呐喊,绿色的火焰,让整座山都热血沸腾,跃跃欲试。

上了风口山,映入眼帘的山,已不是山了,而是塬。横七竖八的塬,像贝壳的纹路一样,层层叠叠,妙趣横生。那小小的梯田,像裸露的贝肉。在蠕动,是的,在缓缓地蠕动。想起乡民,我的笑有点凝滞和苦涩了,耕种不易啊,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,既不平整,且又不大。慷慨的大自然,有时,又那么吝啬。

风口山,风口村,站在风口之中,感觉风把我吹拂成了风口人了。

◆作者简介

安武林,1966年出生,夏县籍人,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,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总监,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诗人、评论家。安武林的作品丰富多样,涵盖了小说、童话、散文等多个领域。代表作品有《泥巴男生》《夏日的海滩》《友情是一棵月亮树》《来自天堂的消息》等,散文集《黑豆里的母亲》《母亲的故事是一盏灯》《十四岁的天空也下雨》等,童话集《老蜘蛛的一百张床》《核桃鼠和他的伙伴们》《一座颠倒的医院》等,诗集《月光下的蝴蝶》等。他的作品荣获张天翼童话金奖、冰心儿童图书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,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。

生态新歌

# 梦里的荷塘水乡

■魏晓玲

我的梦里,一幅荷塘盛开,碧波荡漾、少年垂钓、芦苇摇曳的水乡图画,深入骨髓。

我可能是一个纯粹的人,就像我的长者,爱憎分明,不喜谄媚。这源于我童年清澈荡漾的荷塘吧。

许是上天让我的母亲饱受严寒酷暑,在苦难的岁月里孕育出荷花盛开的生命吧。因而我向往莲出淤泥不染、濯清涟而不妖的个性,也期盼有生如夏花般灿烂的人生。

童年的荷塘,在梦里如无数藤条缠绕我的神经去寻觅追随它的脚步。

通往荷塘,一条幽静蹒跚的小路,泥泞过,平坦过。记忆里,碧波荡漾的荷塘里,微风拂过,荷叶上时而滚动着的珍珠,又随风抖落。随着时间流转,小荷才露尖尖角,含苞待放,饱满的绿

色莲蓬伸出水面,懵懂少年或撑着荷叶伞,或戴着荷叶帽,或用荷叶兜着小鱼虾;岸边姐姐在洗衣,棒槌声响,树枝上啪啦的算盘声,描摹的中国方块字,老师的红色圈点,深深地刻在了孩子的心里。

荷塘的命运,由盛变衰,干枯得像耄耋老人。“一县一品”工程,让荷塘恢复了生机,碧波荡漾,莲蓬摇曳,柳树飘飘,或看见一片片的蛙卵以及鸡的欢蹦抢食声。

听小溪流水的哗哗声,杨柳飘摇曳,周边碧绿的菜畦……调皮的娃把脚伸进小溪来回摆动冲洗着脚底的泥巴,也或口渴顽皮地摘农家的西红柿。成片的地里熟睡了青色带纹的瓜蛋蛋,一看就能垂涎欲滴的青苹果乐园,知了鸣叫,娃娃趁着果农熟睡偶尔忘形着去摘瓜偷果。小手咚咚敲击的

试探声,小拳头咚咚的敲击声,瓜瓢浅红的颜色,急奔的逃跑声,有告状的学友,老师啪啪的竹板声,声声入耳,记忆一生。

看见黑色的铁管,把荷塘的水抽向千家农户的田间;茂密的芦苇塘,风儿习习摇曳着舞姿,伴着母亲、姐妹,也会折些窄窄的芦苇叶包粽子。

周边的村庄,有公办的西沟学校,晨起的煤油灯,柴火升腾的砖炉,晕开了小伙伴的脸颊。琅琅的读书声,噼里啪啦的算盘声,描摹的中国方块字,老师的红色圈点,深深地刻在了孩子的心里。

荷塘的命运,由盛变衰,干枯得像耄耋老人。“一县一品”工程,让荷塘恢复了生机,碧波荡漾,莲蓬摇曳,柳树飘飘,或看见一片片的蛙卵以及鸡的欢蹦抢食声。

凉爽的夏夜荷塘,有着现代闪烁的霓虹,浓密的人都来赶着集似的乘凉。一坡坡漫山遍野的绿植、盛开的鲜花,还有核桃、樱桃、杏、野果、桃花、苜蓿。长青的雪松,几辈人的野桃花,依旧矗立,盛开不败。

荷塘依旧,心似少年,梦里总也挥不去的荷塘水乡。

## 涑水河畔的絮语

■赵卓菁

青铜编钟在河床轻颤  
候鸟翅尖丈量起归途  
涑水河畔的黄昏  
行人的影子在桥边轻盈共舞

落日将金箔斗篷铺展水面  
暮色从指缝流淌出蜂蜜的质感  
童谣碎作星子  
搅动  
年轮状的涟漪

纸鸢游弋于皎洁青砚台  
而风正在临摹云的字迹  
季节的观察者  
此刻  
听见  
根系裂开大地的声音

鹤  
雀  
楼  
小路  
秦丽萍  
(中国画)  
作



## 心香一瓣

# 最美的春季

■李水仙

最美的春季当属仲春,到原野里瞧去,一块一片、一条一缕的麦田,一天一个模样儿变。早春麦不拉叽的黄褪了又褪,腰身渐渐直,渐渐挺,已呈威势的麦苗,茎叶茎叶末端戴着的顶顶黄苞儿的帽子,一夜之间若不见了踪影,没啥奇怪,你问它们去哪儿了?攒足了绿的叶尖尖笑笑:它们去风里了。

去风里的去了,来风里的来了。纤细如发的春雨无声地滋润大地,深陷爱的倾诉,于是在看似干巴巴的路边,干巴巴的河堰河漕,干巴巴的沟洼坡岭,干巴巴的一切枯竭的荒凉里,生发出春的诗意,冒起少年彪须般稚气轻弱的草,它们零零碎碎、断断磨磨到植树节,绿意匀染,绿意生辉。

草有草天生的顽强,树有树从来的梦想,那苗圃里的树苗,和乡民田地里的春心动荡,是桐树,是杨树,枣树,杏树,桃树,苹果树,梨树,无花果树,核桃树,叫不出名字的各种树。卖树苗的乡民小心挖掘,油纸包住带母土的树根,三轮车拉到进城的路边,看看路旁荡着青或紫红穗花的毛白杨,皮,

青白的杆,粗壮的,就是它了,把树苗倚在毛白杨上卖。也有不下,放开三扇车门,一端搭在三轮车的高处,一端置于低处卖的。也有车转来,平放在冬青和毛白杨的旮旯卖。他们是扎堆卖,占地卖,不叫卖,买树苗的人知道他们在那儿,就像知道城里有几个超市、有一南一北两个菜市场一样清楚。

春天的迎春花也来,来得早,还有山间盆地里哗啦啦盛放的杏花,它们不择地,那么朴素,平民化地亲近所有的人。而北吴村中条山沟